

宰相列传

卢华语 著 重庆出版社

魏征

传



魏 征 传

卢华语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征传/卢华语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ISBN 7-5366-4428-0

I. 魏… II. 卢… III. 魏征(580~643)-传记IV. K8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0112 号

责任编辑 曾海龙

封面设计 江东

技术设计 刘忠凤

卢华语 著

WEIZHENG ZHUAN

魏 征 传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大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62 千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66-4428-0/K·226

定价:11.80 元

目 录

- 第一章 书香世家 (1)
1. 在兵荒马乱中诞生 (1)
 2. 家风的熏陶 (6)
- 第二章 艰难的岁月 (15)
1. 在贫困中奋进 (15)
 2. 身披道袍,云游四方 (25)
- 第三章 不懈地求索 (33)
1. 初事李密 (33)
 2. 屈身窦建德 (46)
 3. 尽心李建成 (54)
- 第四章 献身明主 大器晚成 (81)
1. 初遇明主,君臣同契 (81)
 2. 尽职尽责尚书省 (86)
 3. 焚膏继晷秘书监 (97)
 4. 呕心沥血太极殿 (108)
 5. 鞠躬尽瘁报君王 (124)

6. 无可弥补的损失	(148)
第五章 杰出的政治家	(170)
1. 思想轨迹探微	(171)
2. 积德修身的治国理论	(172)
3. 深沉而强烈的忧患意识	(184)
第六章 优秀的史学家	(197)
1. 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	(198)
2. 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	(205)
3. 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	(212)
第七章 历史的回声	(216)
附 录	
(一)魏征年谱	(226)
(二)主要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41)

第一章

书 香 世 家

1. 在兵荒马乱中诞生

千多年前，今天河北省临漳县的邺镇，名叫邺城。那是一个繁荣富饶的大都会，又是享誉当世的历史文化名城。第十三任商王河亶甲、魏王曹操、后赵石虎、前燕慕容俊、东魏、北齐曾先后在邺建都，说它是六朝故都，也是名符其实的。

邺城位于太行山东麓，是华北平原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它东西通秦、齐，南北达燕、赵；溢水从西边奔来，卫河向东方流去，漳水绕过城北有萦回百折的形势（近代漳水河道移至城南），郊野是肥沃土地而无九曲险阻的艰难，史称“其地平广，为天下要。”^{〔1〕}或言“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2〕}

正是由于邺城处天下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宣帝宇文赧特派他的姻亲重臣、战功赫赫的名将尉迟迥出任相州总

管，统领相（治邺城）、卫（治朝歌，今河南淇县）、黎（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洺（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贝（治武成，今河北南宫东南）、赵（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冀（治信都，今河北冀县）、瀛（治赵军都城，今河北河间县）、沧（治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等9州，坐镇邺城，扼守咽喉。

大象二年（580年），周宣帝宇文赟暴死，年仅9岁的太子宇文衍继位，政权落入外戚杨坚手中，立即在周室朝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谁都清楚杨坚当政必将对王室构成严重威胁，这是忠于宇文氏的文臣武将难于接受的。

杨坚何人？为什么他一当政竟使人如此震惊。杨坚自是不凡，他不仅是宣帝杨皇后的父亲，有国丈之尊，更主要的他是北周开国第一功臣、八大柱国大将军之一独孤信的乘龙快婿、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忠的长子，凭着父辈的荫庇，他15岁便官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16岁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这年（557年）10月（阴历秋九月），明帝宇文毓即位，授右小宫伯（掌皇宫警卫），进封大兴郡公。20岁迁左小宫伯（其时尚左，左为正，右为副），又出为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27岁时父亲杨忠病死，袭爵隋国公。其后又进位柱国、大柱国、大司马。38岁再迁大后丞、右司武，官至大前疑（宰辅之一）。

在父辈的庇护下，杨坚不仅少年得意，而且借岳父、父亲的关系以及自己的权势，形成了强大的个人势力集团。尽管杨坚善于韬晦，但他的政治野心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时有流露，使宇文氏深感不安。周宣帝宇文赟曾非常愤恨地对杨皇后说：“总有一天

要把你全家杀了。”杨坚也发觉自个处境不妙，就想法暂离朝廷，到地方上去蓄积力量等待时机。他通过他的同党，深得皇上宠信的内史上大夫郑译获得了扬州总管的任命。诏令是大象二年（580年）五月五日发布的，杨坚装着急忙出发赴任的样子，可临行时又宣称自己的脚突然出了毛病，行走不便，借此留在京城。这月十一日，周宣帝患病，当日去世。死得如此快速，事有蹊跷，显而易见，然宫禁之事隐秘，一般人也难以说清。于是杨坚的同党小御正刘昉、领内史郑译（以内史上大夫领内史）便伪造宣帝遗诏，让杨坚全面负责军国大事。

杨坚得志，果然敢做敢为。他首先控制了京城和皇宫的卫队，接着自任左大丞相，假黄钺，全国所有官员一律听命于他。与此同时，他一面积极收买民心，网络死党；一面不遗余力，铲除异己。他以他的心腹韦孝宽为相州总管取代尉迟迥，尉迟迥自不甘束手就擒，便起兵相抗。这年八月，杨坚军与尉迟迥军在邺城郊外会战，迥素得军心，亲自披甲上阵，一时士气大振，逼迫杨坚军连忙后退。这时邺城民众几万人出城观战助威，齐声雀跃欢呼，杨坚军老羞成怒，丧心病狂，竟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大肆放箭，射死杀伤无数，民众竞相奔走，转相践踏，呼救号泣之声响彻天际，惨不忍闻。尉迟迥军为救护百姓，兵力分散，杨坚军趁势反攻，尉迟迥兵败自杀，邺城为杨坚军攻下。

尉迟迥的失败给邺城民众带来了极大灾难。杨坚对邺城人拥戴尉迟迥十分愤怒，下令焚毁邺城，十多人全部强制迁移到南边45里的安阳（今属河南）去。⁽³⁾眼见富甲天下的大都会就要变成废墟，世代经营的产业即将化为灰烬，可怜的邺城人日夜悲

泣，但有什么用呢！伤心之余还得扶老携幼、牵儿抱女缓缓向南蠕动。

在这南移的人流中，退職县令魏长贤又比一般人多了一层忧伤。他虽不是土生土长的相州人，可在邺定居也几十年了。魏长贤本在洛阳求学，公元534年随东魏孝静帝北迁到邺，被推荐为秀才，先充××王元×的参军事，^[4]北齐建立后，又被平阳王高淹召为法曹参军，后转著作佐郎，除河清（562—564年）中到武平（570—575年）间去上党屯留（今属山西）作过几年县令外，就一直住在这里。现魏长贤已年过知命，却还没有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5]的传统观念折磨着他，使他郁郁寡欢；而现在希望来了，续弦夫人六甲在身，他期待着老天爷能赐给他一个男孩，魏氏香火有人承继，他便不愧对祖先了。正当夫人就要临盆的时候，传来了强制搬迁的恶讯，这给魏长贤无异当头一棒，无限喜悦顿时化为满腹惆怅。十多万人一起涌向那小小的一个安阳，吃、住必然是问题，不管怎么说，我魏长贤也是世代官宦人家，还曾经是一县之长，总不能像普通百姓一样流亡吧！即使在动乱中，也得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保持起码的体面，才不有损自尊。然而，对一个退職有年的县令，这又是多么的艰难啊！

去哪里才好呢？他想到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那是魏氏家族值得自豪的地方，当时人称郡望。寻根访祖，这魏氏本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姬高受封于毕（今陕西咸阳市西北），以邑为氏，遂叫毕高。毕高裔孙毕万，春秋时为晋献公大夫，有功封于魏（今山西芮城北），因称魏万。魏万23世孙魏

歆，字子胡，汉时为巨鹿太守，病逝任上，家人即定居下曲阳，是巨鹿魏氏之始。在南北朝，巨鹿魏氏出了两位大人物，一是魏子建，任北魏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卒赠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再是其子魏收，历仕北魏、东魏、北齐，官至尚书右仆射，位特进，卒赠司空、尚书左仆射，父子二人都位居一品。这使魏氏引以为荣，直到隋唐时，还有不少姓魏的自称巨鹿人，就因那是他们的郡望。然而魏长贤的祖上离开巨鹿已经很久很久了，去那里不过是依附而已，他不愿意。

他又想到馆陶（今属河北），那是他祖上所居。自五世祖魏珉首先在那里定居以来，馆陶魏氏虽不如巨鹿魏氏显赫，也出过一二知名之秀，像他的祖父、父亲（详情将在后面交代），在当地也是很受尊重的，而且他的长兄魏伯胤还在家乡，足可依靠，是理想的去处，然而馆陶距邺城数百里之遥，在交通不便的时代，这几百里也使常人望而生畏，更何况妻子就要分娩，哪里经得起长途奔波。再说，无论巨鹿还是馆陶，都不在允许搬迁的范围之内，他不敢贸然违令。

最后，他想到内黄（今属河南），内黄在安阳管辖范围内，属准许移居地区，它距邺城虽比安阳远，也只有百来里的路程，安车缓步，一二日可到，不致太劳累；再说这内黄处白沟边，顺流而下，可直抵馆陶，将来要回老家，也很方便；而更诱人的是内黄民风淳朴，那里的人讲义气，重廉耻，崇礼让，邻里间少有是非，士人勤奋好学，文化环境对文化人很适宜。魏长贤再三斟酌，反复考虑，最后决定带家人及仆从去内黄定居。

到内黄不两天，妻子突然感到剧烈阵痛，魏长贤无比兴奋可又不免有点惶惶不安。他欣喜新的生命就要诞生，多时的期盼眼见就将成为现实。他恐惧万一婴儿是个女孩，他不敢想象自己将以自慰。夜深了，他还在院子里仰望星空，徘徊不止。他祷告上苍，馆陶魏氏世代忠良，积善有余，但求保佑；他扪心自问，一生行事，上不负于天，下无愧于人，老天爷该不会让自己绝后吧！

不知过了多久，魏长贤似乎接近麻木，脑海一片混沌，忽然室内传来了清脆的婴儿的哭声，他好像一下子从梦中惊醒，正待举步，仆人急奔上来：“恭喜老爷，夫人添丁了。”魏长贤顿时浑身酥软，像散了架似的，他不由自主地斜靠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慢慢地坐下来，又重新陷入了深沉的思考。

应当给孩子取一个吉祥的名字，他已考虑多时，但是男是女，尚不得而知，所以始终没能定下来，如今是决断的时候了。他想自己五十得子，很是不易，莫非天赐；在兵荒马乱中，孩子居然平安无恙出世，难道不是上天施恩。显然，这是一个迹象，象征老天爷将保佑孩子顺利长大成人，这也是一个证明，祖、父刚直不阿，一生清廉，善有善报，孩子将来大有希望。因此，他给孩子取名“征”，迹象，证明的意思，字“玄成”，隐含孩子虽在黑暗岁月中诞生，但来日事业必有所成。

2. 家风的熏陶

小主人出世后，魏宅的仆人们发现，好心的老爷更慈祥了。眉宇舒展，平时不苟言笑，而今却常来田间地头和下人拉拉家

常。大家希望，这又是一个征兆，小主人必将给魏宅带来好运，他们期待着。

魏长贤确实由衷高兴，他觉得人生有了寄托，生活充满新的意义。他回首自己一生，不禁慨叹生不逢时。北魏分裂，东魏、北齐相继覆灭，统治上层你争我夺，王朝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替；武夫当道，暴力横行，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魏长贤，实在不愿为这等人献身效力，尽管在东魏、北齐他曾先后在王室权贵元义、高淹属下短期任职，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本意，后来参加射策，^[6]成绩优良，被任命为著作佐郎，掌撰写国史，官职虽卑，他还比较满意，可以借职务之便，饱览秘书省所藏资料^[7]，他想总结前朝成败得失，完成一部《晋书》，这既是他的理想，也是继承他父亲的遗志。然而，他的计划被一次意外的政治打击而搁浅了。

那是在河清间（562—564年），他任史职已经五年，而北齐自建立以来，王室连续发生变故，朝廷一直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魏长贤位卑未敢忘国忧，他愁肠百结，终朝不安，想皇建、太极元年（560、561年），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即位之初，都曾发布诏书，要求忠诚正直之士对国事成败、施政得失各抒己见。魏长贤以为，既已委质于人，自当致身所事，于是毅然执笔上书，畅论时政，这一下便冒犯了权贵，他的意见不仅没被采纳，反而被赶出京师，贬到上党屯留（今属山西）去做县令。屯留处万山之中，偏僻闭塞。春秋时，晋平公曾将卫国的使臣孙蒯拘押在此，就是因为这里山路崎岖，不便与外边联系。^[8]这里耕地少而瘠薄，农民成年勤苦，收获却不及其

他郡县的一半。在那样的贫困山区做地方官，其施政的繁难和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唯一使魏长贤稍感慰藉的是，屯留是东汉直臣鲍永的故乡。鲍永父亲鲍宣，西汉末任司隶校尉，掌察京师百官非违，诸侯、外戚、三公以下不论尊卑，无所不纠，又统畿辅七郡，兼中央监察与地方行政于一身。鲍宣不避权贵，敢于抗争，因事得罪丞相，被捕下狱，将判死刑，太学生千余人到皇宫门前请愿，为鲍宣申诉，掀起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古代学生运动，宣得免死罪，处以髡钳（kūn qián 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剃去头发而以铁圈束颈）。鲍宣本渤海高城（今河北盐山东南）人，被刑后徙居上党屯留，鲍永便出生在这里。后鲍宣因反对王莽篡汉遇害，时鲍永在本郡任功曹（汉地方官的属吏有功曹史，省称功曹，掌考察记录功劳），王莽指使他的爪牙拟将鲍宣子孙一起除掉。上党太守感鲍宣忠直，为国献身，不忍见他的后代无辜受戮，极力保护，得免于难。公元24年，鲍永参加更始帝刘玄领导的反对王莽的抗争，领兵作战，累建战功，封中阳侯。更始被害后，光武帝刘秀召见鲍永，拜鲁郡（治鲁县，今山东曲阜）太守，颇有政绩，封关内侯，迁扬州牧。建武十一年（35年），光武帝刘秀以鲍永继父职任司隶校尉，时皇叔赵王刘良骄横，肆意凌辱京师城门守卫，鲍永断然弹劾，朝廷上下大为震慑，再没有人敢擅作威福，光武帝也常告诫他的皇亲国戚，应该收敛些，不要受到鲍永追究。二十来年后，中元三年（56年），鲍永的儿子鲍昱又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并令鲍昱发布文书时署名鲍司隶（当时惯例官府发文书只书长官职务而不著长官姓氏），光武帝刘秀专门对这事作解释说：“就是想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忠臣的儿

子又任司隶校尉了。”鲍昱在职，亦有父风，享誉当时。^[9]鲍氏一门，祖孙三人先后相继拜司隶校尉，职掌监察，正道直行，执法公允，权贵慑服，多少年来一直为人钦敬，特别是屯留人更引以为荣。魏长贤想能去一代直臣故里任职，探访前贤旧居，追怀先哲懿范，这对处于困境中的自我正是有力的鞭策和鼓励。他感到浑身充满了新的力量，决定把家室留在京城，带上几名仆从坦然地踏上了去屯留的山路。

到屯留不久，连续得到亲朋好友来信，有关切，有安慰，有开导，有劝勉，也有个别责难，说他不识时务，国家大事，有当权者去考虑，自个俸禄不足维持起码生活，地位超不过宫廷卫士，何必参与本分之外的事，自找苦吃。魏长贤完全理解，无论是关怀还是责备，这些善意都是发自肺腑，出于爱心，使他不胜感激。然而，与此同时，也在他平静的心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他不断地抚心自问，我错了吗？辗转反侧，中宵难眠，三思再思，终于得出了结论：没错！他决心沿着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酣畅淋漓，直抒胸臆，分别送达亲友。他在由衷感激之余，首先表明，他认为读书人一生，尽管各人所走道路可以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然基本原则不外“忠孝”。其次，在他看来，“孝”就是尽心父母，“忠”就是献身国君，这也是他先父谆谆教导并殷殷期望于自己的。如今国事日非，伦常败坏，大臣只拿俸禄而不进谏，小臣害怕得罪而不敢言，真令人无比痛心。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没有别的意思，只想尽一点人臣的责任，希望能哪怕是去一恶，树一善，将来九泉之下，也不愧对先人。最后，他表示，说不在

我，用不用在天，如果上天不支持我，以忠获罪，因信见疑，那只怨自己命不好，众口可以铄金，我有什么办法呢？然而为人的气节和操守是可以由自己把握的。这封信语重心长，言浅义深，浩气凛然，现存《北史》卷56本传中，今天读来，赤胆忠心，铮铮铁骨的高尚情操仍跃然纸上，令人景仰不已。

魏长贤将信送出之后，忽觉一身轻松。对于他的无辜受屈，不少人为他愤愤不平，而他却处之泰然，这很受人称赞。魏长贤决心在屯留大干一番，用政绩来为自己洗冤，以行动来展示自身的价值。然而，在肮脏龌龊的政治环境中，正直的人是难有立身之地的，他的理想又一次被黑暗的现实给粉碎了。没有说明原因，朝廷下令撤销屯留，而魏长贤却没有得到新的任命，这使他终于明白，兼善天下的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剩下的他只有独善其身。于是，他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官职，回到邺城定居。本来他想回馆陶，傍依先人坟茔，诗书自娱，了此一生，可是撰写《晋书》的炽热使命感使他不得不留在邺城。不管怎么说，邺城是京师所在，如今虽不在位，但通过往日故旧知己，帮助搜寻资料还是可能的；要是去馆陶，那就难为其事了。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10]这是儒家传统的人生境界，说的是理想的人生最好是完美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能完成这三项中的任何一项，无论政治地位高低，也能流芳百世，永垂不朽。魏长贤清楚知道，对自己来说，立德、立功都不可能了，他只有寄希望于立言。因此，回到邺城，他在经历短暂惆怅迷惘之后，又很快振作起来。虽说赋闲，物质生活清苦，精神生活还是富足的。他竟日奔走，

访友求书，探幽索微，收集史料，决心在新的天地找回自己的人生价值。577年，周武帝宇文邕灭齐，为访求人才，几次下达文书征召魏长贤，这时他对武夫的暴政已经彻底失望，便同样以疾病为借口拒绝了。此后，再没出仕。

光阴似箭，瞬间十多年过去了，魏长贤也已年过半百，但还没有儿子，这绝后的恐惧不时折磨着他，使他惶惶，使他忧伤；而如今，在流离中竟然得子，可见皇天有眼，魏氏该当后继有人。

魏长贤深切了解，时不与我，自己这一生是难有作为了，立言的计划也随邺城的焚毁、图籍的散佚而遭流产，如今，他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幼子身上，他决心用自己的全部心血浇灌这初生的嫩芽。他想，自己的祖上也是有过光荣业绩的，自身虽未能光耀门庭，一定要让儿子再兴门楣，重振家声。

从魏征孩提之时起，魏长贤就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儿子的启蒙老师，课读之余，他就不断地向儿子讲述自己祖、父的业绩。

他告诉魏征：曾祖讳钊，^{〔11〕}本讳显义，字弘理，因孝文皇帝（元宏）赐名，^{〔12〕}便以显义为字。曾祖品德高尚，口才很好，读书极多，行政管理能力特强，文才武略兼备。当时南北分裂，双方在“梁、楚、淮、泗”之间（今山东、江苏、河南、安徽交界地区）对峙，曾祖在这一带享有盛名。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孝文皇帝南征萧齐，专门召见曾祖，征询意见，侍从左右。魏军进到淮南，征战多时仍有好些城市久攻不下，曾祖便自告奋勇、孤身一人夜入义阳（今河南信阳市），说降了守将，接着附近其他城市也相继请降。孝文皇帝很高兴，对曾祖说：

“你的一句话，胜过十万军队。”立即任命曾祖为义阳太守、陵江将军。又让曾祖与其他将领一起领兵征讨，曾祖所向披靡，军中都很佩服曾祖的勇气和胆量。孝文皇帝更加喜悦，公开对大臣们说：“中原的人才，我全都选拔提升了，而文武胆略，没有人能和魏钊比。”特晋升建忠将军，又追赠高祖（魏处）为顺州（今河南南阳市）刺史。那时孝文皇帝在积极筹划大举进攻萧齐，正要重用曾祖，不幸曾祖因劳成疾，突然中风，医治无效，终年64岁。

祖父讳彦，字惠卿，也学识渊博，长于写作。当时皇亲贵戚赵郡王元干、广陵王元羽、陈留公李崇、中山王元英都先后征召他为参军、记室或记室参军。对于自恃亲贵，刚愎自用，贪财好色，不遵法度的元干、元羽，他一口回绝，而对才兼将相、忠心为国的李崇、元英的邀请，则欣然接受，但为期都不久，一待军事行动结束，便自行告退。他的理想在立言，他要求充任著作郎。当时《晋书》作者多家，然都体例不纯，他想纠正他们的错误，删掉那些华而不实之辞，完成一部有独创性、自成体系的一部典范史著。时彭城王元勰以司徒、录尚书事、侍中总揽朝政，听说陈留公李崇都赞扬祖父，又邀请作掾属，并兼主客郎中，掌尚书省的有关事宜，写作计划因而中断。不久，彭城王不幸遇害，祖父便回到家乡。后清河王元怿以尚书左仆射主政，又任命他为谏议，^[13]时元怿地位高，名声大，然为权幸司空高肇（宣武帝元恪的舅父）憎恨，鉴于彭城王的忠而被戮，因谗丧身，祖父担心跟着清河王遭祸，便以患病为由婉言谢绝了。孝明皇帝元诩即位，任命祖父为骠骑长史（骠骑将军高级属官，领诸曹事，